武經總要

二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三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十三

察敵降 料降詐 降附 招降

諭以禍福 縱舍

占候 至誠獲神助

推人事破災異 假托安衆

下營擇地　據險
先據要地　據水草
絶水泉　據倉廪
斷敵糧道　伏歸路敗之
察敵降

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王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大怒而去疽發病死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

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三千餘人
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
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以故漢王得與數
十騎出西門遁

曹公入荆州劉琮降得水軍步兵十萬孫權與曹公遇
於赤壁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觀操
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先書報欲降
曹公軍吏士皆引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

時發火時風猛煙焰漲天人馬燒死者甚衆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劉聰遣從弟暢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存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皆醉飽矩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斬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後魏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叛寇掠涇州魏將崔延伯率衆討之醜奴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

示奔北延伯伐木别造大排内為鎖柱教强兵負
而趨走號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衆軍將出未
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
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鬬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
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賊
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
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二萬
魏宇文泰與東魏高歡戰于邙山大軍不利裨將于謹

率其麾下偽降立於路左歡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突擊歡軍亂以西北魏軍得全而返

唐調露中突厥阿史得温傳反與阿史那伏念合詔裴行儉總諸軍討之行儉乃縱反間使相猜貳伏念恐㥘送降欵乃請自效行儉不泄其事而㥘表以聞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堠惶惑來白行儉名三軍謂曰此是伏念執温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

慢不成令蕃相及元帥以下凡二十二人赴盟靈州節度相杜希全涇原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時須令與盟翰約盟于清水結賛曰清水非吉地請盟于原州土梨樹盟畢則歸二州翰歸備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阻恐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平且近涇州為便帝從之詔報以希全只在靈州李觀又已改官令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崔漢衡副之鄭叔矩

為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駱元光以本
鎮兵從瑊瑊與結賛初約以兵三千列于壇之東
西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結賛瑊以下具
衣冠劍佩瑊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賛伐鼓三通
其衆呼譟而進瑊遽出自幕後遇得他馬跨而奔
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崔漢衡以下六十餘人陷
于賊

本朝知夏州尹憲司知李繼遷遁在澤州乃與都巡檢

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以下凡二十二人赴盟靈
州節度相杜希全涇原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
之此時須令與盟翰約盟于清水結賛曰清水非
吉地請盟于原州土梨樹盟畢則歸二州翰歸備
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阻恐
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平且近涇州
為便帝從之詔報以希全只在靈州李觀又已改
官令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崔漢衡副之鄭叔矩

為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瑊與結賛初約以兵三千列于壇之東西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結賛瑊以下具衣冠劍佩瑊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賛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進瑊遽出自幕後遇得他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崔漢衡以下六十餘人陷于賊

本朝知夏州尹憲司知李繼遷遁在澤州乃與都巡檢

曹光實選精騎襲之繼遷僅以身免獲其母妻繼遷復結婚於豪酋轉徙匿浸以強盛使人紿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矣公許我降乎因陳舅甥之禮期某日於葭蘆川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十數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麾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

張煦為西洛行營都監朝廷討靈武煦與張凝入戎境

清遠故城有戎首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煦語凝曰此必詐也亟嚴兵以待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為虜所邀煦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與凝會射殺戎帥與凝同還

招降

昭公十三年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

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
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
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
費人叛南氏
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
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上令周昌選
趙壯士可令將者昌見四人帝慢罵曰豎子能為
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帝封之各千户以為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賞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

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名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侯此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孫權令呂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乃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

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勑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

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
公安關侯在益陽慙恨入地及到南郡士仁糜芳
皆降蒙入據城盡得侯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
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旦暮使親近存恤
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侯
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侯在道路數使人與
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
書示信侯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

於平時故侯吏士無鬬心會權尋至侯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之而降權

隋山獠作逆以衛玄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附者十萬餘口

唐將丘行恭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二萬保故郡城百姓多附之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

堅守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
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
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
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等並是好人因
何事奴為主使天下號為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
事公行恭率其衆共謁太宗于渭北
馬燧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環合軍討李懷光次于長春
宮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宫城禦備甚嚴燧

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憚燧威名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禄山已來首建大勳四十餘年攻伐最高柰何棄祖父之勳力背君上為滅族之計耶從吾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爾射我乃披襟示之廷

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廷光東道既絶乃率衆出降燧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

諭以禍福

春秋時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

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太公為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此展禽以大義責齊齊遂

班師

唐太宗討薛仁杲乘勝逼其城下仁杲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虛實將領大軍繼至四面合圍仍令辯士諭以禍福城中震駭計無所出詰朝仁杲率其將士開門請降得其精兵萬餘人

李大亮為玉門令北寇入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名其豪帥諭以禍福羣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與之宴樂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

餘人縣境以清

張長遜除為豐州總管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詐為詔書諭以逆順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使高祖嘉之

縱舍

春秋時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見車於巷示將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睥睨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

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蜀諸葛亮南征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之使觀營陣之間問此軍何如對曰向

日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祇如此即易
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不
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須池南中皆
平

陳禎明三年隋師濟江宜黄侯慧紀率將士三萬餘艘
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肅竭私
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
鞍山及磨刀澗守隘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

取其鼻以表功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

肅乃遁走

唐太宗討薛仁杲因率左右二千餘騎追奔直趣圻墌以乘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氣沮無復進戰其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

占候

春秋時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宏農陜縣東西問於卜

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

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

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

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

時近日星微焞焞無曜也言丙子平旦焞火中軍事有成功也以上皆童謠言也童亂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喜戲之言似有憑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推思之又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

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

朔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鄢陵之戰晉吕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

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

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

使射吕錡中項伏弢

城濮之戰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

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

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

後魏議擊蠕蠕朝臣内外盡不欲行太后亦固止帝皆不聽惟崔浩贊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黄門侍郎郭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辨說帝曰今年已巳三陰之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共贊淵等云淵少時常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決乃名浩

與淵等辨論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
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
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
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
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
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
不達人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
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

旄頭之象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寛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遂行軍將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

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餘虜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耶山諸大將軍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穹廬料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得免若復前行二百

則盡滅之矣帝恨之

隋仁壽元年長孫晟在朔州大利城安撫新附表奏曰

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地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
下垂被地謹按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
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
受降使者北伐遂敗匈奴

齊建武中魏將王肅祖攻同州刺史蕭誕甚急明帝遣
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蕭衍為偏師隸廣之一旦
有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
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

曰望麾而進聽皷而動肅乃傾壁十萬陣于水北衍揚麾皷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敗肅袒單馬走斬獲千計血流絳野

至誠獲神助

後漢耿恭為戊己校尉擊匈奴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恭於城

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唐裴行儉討吐蕃且作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並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井泉非遥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

豐後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

開元初突厥降者復叛勅王晙帥并州兵西濟河以討之晙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幕而趨之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晙恐失期仰天誓曰晙若事君不忠不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令士衆何辜令其艱苦誠心忠烈天監大明當止雪回風以濟戎事言訖風回雨雪止時叛者分為兩道其在東者晙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獲一千四百

餘人駝馬牛羊甚衆

建中十三年楊朝晟築木波城以捍吐蕃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命築防環之遂為渟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推人事破灾異

周武王伐紂師至汜水牛頭山風甚雷疾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道未必

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怯而愚將拘之若乃好賢而用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拘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祝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大歲龜灼告凶不筮不吉星變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援枹而鼓率衆先入河武王從之遂滅紂

此是六韜說與荀子異

後趙石勒伐張重華將謝艾帥兵往擊之夜有二梟鳴于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唐初輔公祏據江東反趙郡王孝恭為元帥討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

算以致討盤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兆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遂平公祏

李晟以朱泚之叛屯于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高遠吾安知天道耶及平賊後晟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軍非敢拒也但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星盈縮無準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參佐

皆嘆服

李愬攻蔡州吴房軍吏曰今日往亡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遂捷而歸

假托安衆

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吼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禦于殽而敗之聲自柩出故曰君命也大事戎事也偃自聞秦密謀故因柩鳴以正衆心

燕將騎刼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而下食燕人怪之單復宣言曰神來下教又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返走田單起引東鄉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復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衆心乃安終破燕軍

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蘄欲收人心謀曰

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
誠以吾衆為天下唱宜多應者謂首號令廣以為然迺
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皆成功然足下卜之
鬼乎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托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勝廣曉其意則為魚書狐鳴以惑衆也
勝廣喜念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
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
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搆火狐鳴呼曰大
楚興陳勝王間謂竊令人行也密於廣所次舍旁側祠中為之叢謂草木之岑蔚處也

祠神祠也搆謂結處也 卒皆夜驚恐朝日卒中往往指目廣

勝因而號令衆遂從之

魏曹操軍行失道三軍皆渴公令曰前者有大梅林饒

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遂及前水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

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于鄭子產祠

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

言曰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

爭進乃使精銳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衆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嶺南賊盧循寇建鄴宋武帝擊破之賊徒至彭蠡湖乃悉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宋武帝所執麾竿折旛沈水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已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者萬餘人

梁庾城為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郡時糧儲寡少人懐恟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城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安虜退

後魏皇始二年慕容寶將慕容賀驎帥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道武帝進軍討之大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兵家忌之帝曰武王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賀驎退阻泒水依漸沮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

營戰于義臺塢大破之

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王世充欲乘其弊
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遂立
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
密當有大功否則兵皆疾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
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下營擇地

唐裴行儉討突厥軍至單于都護府之北際曉營壕塹

既周遽令移就崇岡衆謂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勿問我所以也

五代朱温遣龎師古與葛從周分統大軍渡淮以伐楊行密師古營清口其地卑下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弗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淮人決河上流至矣師古怒其惑衆斬之已而水至軍不

能戰遂見殺

據險

春秋時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會舟于淮南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而陣楚左司馬沈尹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漢上下遮勿使渡也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宜阨三者漢東三阨陝道也欲塞之阨宜革切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我用革不

可久也不如速戰大夫史皇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阨道之總名是獨克吴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二山名三戰子常知不可遂奔

後漢末曹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先主進兵漢中屯于陽平關南渡沔水沿出稍前於定軍山作營壘淵自將大軍來爭其地先主乃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敗淵軍遂斬淵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遥

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先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據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戰兵士亡者多曹公果引軍退先主遂有漢中

晉羊祜都督荆州以孟獻築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莱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絶

劉裕討南燕慕容超名羣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

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絕其糧道別勅段暉率兖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持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

能令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㫖必須平原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公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烏之險卒擒於鄧艾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乃葺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馬士蓄鋭以待之其夏晉師次東莞超

遣其左車段暉等走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段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原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鋭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馬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内人入保小城後超出亡為裕軍所執

後魏遣將伐後燕慕容寳已平并州寳在中山引羣臣

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强盛千里轉鬬乘勝而

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

杜險拒之中書令睦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鋭馬

上齎粮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

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既罄不過六旬自

然窮困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

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强

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鋭其鋒不可當宜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克遂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悉降於魏

後周遣韋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絶孝寛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州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奔江北

悉平

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遣王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弟世辨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餘萬軍於成皐之東原築宮版渚遣使與世充相聞秦王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

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
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
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
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
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
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
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
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

善之妝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乘其弊秦王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西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喉咽彼若冐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日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强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

必不能守而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乘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秦王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建德追至虎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秦王遣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河北將襲虎牢秦王

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虎牢建德
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陣北距大河西薄
汜水南屬鵲山（薄迫也汜音凡縣名屬孟州屬之欲反達也）亘二十里
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登高丘以望之
謂諸將曰賊出山東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
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動彼勇氣自
衰陣久卒飢勢將自退進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
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

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廵欲退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陣前陣果動秦王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秦王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陣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

軌引兵擊之戰小不利秦王帥騎赴之所向皆靡
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秦王帥史大奈程知節
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陣後張唐旗幟
建德將士顧見大潰追犇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
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
威逐之建德墜馬武威下擒之
李懷光為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
原首臨涇水以拒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

晉王存勗起師趨汴至胡柳陂梁北面行營招討使賀
環結陣而至横亘數十里王師銀鎗都陷其陣王
彦章先敗走晉輜重在陣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
幽州陣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籍晉兵無復部伍
梁兵四集勢甚盛陵中有土山賀環引兵據之晉
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
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王建極以步卒繼之梁兵
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環陣於山西晉兵望

之有懼色諸將以為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後戰閻
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
有歸志我乘高趨下擊之破之必矣王建極擐甲
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乃以騎兵
大呼陷陣諸將繼之梁兵大敗棄甲山積死亡者
幾三萬人

先據要地

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

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與音余

光武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馮異軍栒邑未至栒音詢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

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忸服小利忸服猶慣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也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揺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皷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皷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蜀諸葛亮領師十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魏司馬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

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
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無事矣亮果上原是
時懿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
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
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
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走之
東魏高歡伐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宇文泰
軍至沙苑歡聞泰至引軍來會候騎告歡軍至泰

名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
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
東西為陣合戰大破之歡夜遁
據水草
後漢建武十三年武都叅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
吏馬援將四千餘人往擊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
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諸種萬餘人悉降
晉末劉裕率師伐慕容超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其

將段暉等于臨朐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師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樓急馳據之比至為晉將孟龍符所保五樓乃退因而大敗

後秦姚興率衆伐前秦苻登登自六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追登遣長史尹緯領步卒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與戰大敗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

絕水泉

蜀諸葛亮出祁山魏遣張郃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十餘戶于勃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為所傷於是偃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

隋開皇初突厥寇蘭州賀婁子幹率衆拒之至河洛峐古哀

反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
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

據倉廩

漢王屯滎陽韓信收兵與漢王會與楚戰滎陽南京索
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項羽數侵奪漢
甬道漢軍乏食羽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
出成臯玉門馳入張耳韓信壁奪其軍使盧綰劉
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

漢王數挑成臯戰大破楚軍漢王引兵渡河復取
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
隋大業末翟讓等奉李密為主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
者將半密將李勣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是為飢
令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令勣領麾下五
千人自武原濟河掩襲即日克之開倉恣食旬日
之間得兵二十餘萬
斷敵糧道

秦攻趙趙使趙括將軍長平秦乃陰使白起為上將軍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一奇兵以刼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分二糧道絶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自之河内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者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兵及糧食趙軍不得食四十六日人相食趙括出轉

戰秦軍射殺括趙卒四十萬人皆降

漢王遣將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王與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稱二十萬時李左車說餘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豹擒夏説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

三萬人從間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不然則必為所擒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左車曰今韓信之兵號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避之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左車謀還報大喜乃敢引兵進破趙軍

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為大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

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絶其糧道迺可
制上許之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
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絶吳楚兵後
糧道吳兵乏食數欲挑戰終不出乃引去
王莽簒漢光武兄縯起兵欲進攻宛與莽將甄阜梁邱
賜戰軍敗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
南渡泚水阻兩川間為營絶後橋示無還心縯於
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

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與下江兵共攻阜

賜斬之

漢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於鄡賊挑戰光武堅營自守

有出鹵掠者輒擊敗之絶其糧道積月餘賊食盡

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

後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沮側居反授言於紹曰北

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雖精而資財不及北

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操亦分營相當合戰操不利
復還堅壁紹為高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
衆大懼操乃為霹靂車發矢石擊紹樓皆破紹為
地道攻操操於内為長塹以拒之紹運穀車數千
乘至官渡操遣徐晃擊走之燒其輜重復遣車運
穀使淳于瓊等率兵萬餘人送之沮授又說紹遣
將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掠紹又不從瓊宿
於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會紹謀士許攸奔于操謂

操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危急之時也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軍無嚴備可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乃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氏旗幟夜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人負束薪時有問者紿之曰袁公恐曹公鈔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圍屯放火營中驚亂執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甲而遁

蜀將姜維率衆侵魏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荀安李

歆等守之衆羌胡質任等寇逼諸郡魏將郭淮與
陳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
運糧羌夷患維勞役未必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
血刃而拔其城彼雖有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
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
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歲月維果來
救自牛頭山與泰軍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
屈人勑諸軍堅壁無與戰使淮截其還路維懼遁

走安等孤懸遂皆降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姚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居久兵飢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豹逖遣潛及馮鐵等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

咸亨元年吐蕃入寇以薛仁貴為行軍大總管郭待封等副之軍至大非川將發趨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軍行維艱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即

迴又煩挽運況彼地多瘴氣不宜久留大非嶺上
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等並留柵內
吾等輕鋭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
所部先行至河口遇賊破之盡收其牛羊萬餘頭
回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領
輜重繼進北至烏海遇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
邀擊待封敗走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仁貴遂
退軍屯于大非川吐蕃又益衆四十餘萬拒戰官

軍大敗
武德中輔公祏反命河間王孝恭為行軍元帥擊之公祏遣其偽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於博望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軍於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鬬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

伏歸路敗之

武平二年周遣將攻邊高齊將斛律光率師禦之段韶請行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遂圍定陽屠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惟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出城伏兵擊之大

潰

唐天復二年河東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朱全忠遣兄子友寧將會兵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嗣昭等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敗之嗣昭等屯蒲縣汴軍十萬營於蒲南叔琮夜率衆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三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劉　禮